

總顧問◎姚嘉文
◎黃哲永
◎吳福助

金臺文

七十

全臺文七十

《臺灣日日新報旅行記》

提要

《臺灣日日新報旅行記》為刊于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相關遊記之文，本島遊記者如〈南中央山脈探險〉、〈觀光蕃橫斷中央山脈〉、〈集馬線橫斷記〉、〈南遊日記〉、〈旅行紀略〉、〈南遊見聞錄〉、〈東海岸旅行〉、〈觀光記錄〉、〈東游紀略〉、〈基隆觀感記〉、〈遊北投觀星峰瀑布記〉、〈遊圓山記〉、〈遊臺東記〉、〈臺南名勝志〉、〈鰲峰遊記〉等篇；而有關國外之遊記文者如〈南極探險雜信〉、〈法國南極探險隊還〉、〈紀遊倫敦〉、〈讀康南海歐洲十一國遊記〉、〈隨轅日記〉、〈日日新報社特派員渡歐記〉、〈巴黎遊記〉等數篇；另有關大陸遊記者如〈廈門名勝〉、〈清韓漫遊所見〉、〈清國旅行談〉、〈鷺門遊草〉、〈南清遊覽記錄〉、〈遊滬日記〉等數篇。

本書之遊記文，有記者自作文，也有選錄文；有連載規模，也有單一短篇；其方式有有規劃性的專欄文，也有雜記式之選錄文。本書之編輯一如《臺灣日日新報文輯》，篇幅長者，在母標題下冠以作者姓名，而於各子標題下冠以報紙的年、月、日及版別。至於單篇文，則於各篇目下冠以報紙的年、月、日及版別。

按本書之遊記文，尤其連載長篇者，皆一站又過一站，繞過許多名勝，見過許多友人，對於山川風物率皆具體描寫，文字表達鮮少華麗，如一記者之〈集馬線橫斷記〉、神州生〈東海岸旅行〉皆有此特點；其次，於旅途中每見情誼濃厚、留宿留膳者，如蕉麓〈途次紀聞〉、少潮〈澎湖紀略〉、林維朝〈東遊紀略〉等有此內容。

另外，如鈞客〈遊臺東記〉具體以戶數、衛生、開墾地、農民、社番、卑南等幾個角度描繪臺東；崖氏〈基隆觀感記〉將基隆定位為「通商大埠」，謂「基隆者，逮浚渫後，則超然遠出於淡水之上，而為臺之獨一無二者，萬商畢集，舳舻相接」，他們都從正面的角度，將臺灣注滿了美麗的色彩，表現了另一番的文章價值。

目錄

《臺灣日日新報旅行記》

途次紀聞錄	1
北遊日記	11
南遊日誌	14
旅行紀畧	19
南遊見聞錄	32
清韓漫遊所見	50
紅頭嶼記遊	84
沙漠旅行記	86
澎湖紀略	87
東海岸旅行	98
清國旅行談	129

漫游蒙古瞥見	137
觀光記錄	148
遊獵記錄	156
東遊紀略	157
遊臺東記	170
隨轅日記	176
遊黃檗山記	191
鷺門游草	203
隨轅紀錄	223
讀康南海歐洲十一國游記	238
廈門名勝	242
探涼別動隊	245
南遊紀略	247
南中央山脈探險	255
海南島探險	262
歐美漫遊談	264
游小琉球記	270

觀光蕃橫斷中央山脈	273
旅行之感情	275
中央山脈探檢談	279
南極探險雜信	284
法國南極探險隊歸還	286
休暇二日間紀行雜俎	288
紀遊倫敦	294
集馬線橫斷記	297
基隆觀感記	310
滿州觀光團	315
喜集馬橫斷線有望	316
沙拉茅蕃初次觀光之感想	319
本社田原特派員渡歐記	321
游北投觀星峯瀑布記	417
遊圓山記	419
巴黎紀遊	423
南清遊覽紀錄	438

香洲石溪洞紀游	493
鰲峰游記	495
臺南名勝志	500
北戴河游記	522
渡臺中所感	524
游滬日記	527
月眉山靈泉寺遊記	543

臺灣日日新報旅行記

途次紀聞錄

38·10·4

4版

蕉麓

日記固家常飯，旅行日記尤數見不鮮，陳陳相因，未免多事。惟就途次所聞，逐一錄之，以充補白，以佐茗談，故不曰旅行日記，而以為途次紀聞。

九月廿九日瀕行之先，曾與南友約，尚在猶豫。辰將及半，始以電話重訂。友期以二番車啟行，僕倉卒已赴不及，乃於正午趣裝就道。至臺北停車場，見蔡玉屏先生亦在候車，喜出意外。既悉諸友已先行，先生亦喜有侶，長途不岑寂。

是日適有軍隊由本國來到，本社守屋社長亦方自東歸。汽車未到場，則有地方文武官僚預備歡迎，尋而木下先生暨諸社員紛紛馳至，蓋將以候迎社長者。會逢其適，意欲隨同蟻拜。倉皇間忘携行李一事，遽奔回寓。迫於時間，轉就別場乘車，險趕莫及。

晚七時抵三叉河，宿日之丸旅館。飯後由小使嚮導，入小市街散步，

參考今昔風景之異同。聞之土著云，該地有甲長彭姓者，工鑽利，魚肉鄉愚，事無大小。凡代繕一稟，必索潤筆三十錢；甲長保正區長凡三枚，須費九十錢，捺一印費亦相等。他鄉人來此供役者，不遂其索，即令下逐客，不許逗留，近日為其揮之使去者，不下廿餘人，道路以目。惟保正黃某，望較好，不過因彼借花獻佛，噉蜜分甘，尚非與之貓鼠同眼耳。

又云，下站伯公坑停車場，高跨山腹，阪路迂曲，漸趨而下，縈繞如羊腸然，土人名之曰「旋螺」。到此換乘輕便車，殊形危險，失事已數，慎者必舍車而行。十數日前，有大稻埕茶客李姓，挾貲欲往購茶，脫軌墜崖而斃。時有一群路人隨至，救護已遲。尋而巡查繼至，檢驗其身畔，僅發見百餘金。耗報其家，嗣查所携之貲，係近八百金。日前鐵道部已為運襯回北，其親屬現在控訴中，尚未了此一重公案也。明日經此，明訊車夫，須留意焉。視表已十勾鐘，乃別而歸寢。

三叉河地勢，四面環山，濛霧最盛，狀若基隆，水土不甚佳。鐵道部員來此供職，每多疾病。翌三十日壁鐘五鳴，撤帳早餐。飯後六時登車，轉瞬間已抵伯公坑驛下車。晨靄微寒，玉屏先生開篋添衣，乃與之同乘一輕便首發車。所歷艱險之地，皆安步當車，玉翁步履尤健。接乘汽車，經臺中，過彰化，旁午至濁水北岸。橋斷未修，仍須徒步。溪底亂石蘸水，

雖近數里許，幾如蜀道之難。有內地婦人二、三，着屐彳亍，蹭蹬殊可憐也。迎面來一老媪，一少男負之行，殆其所生，亦可謂稍盡子職矣！溪中濁浪掀騰，不異萬壑奔赴。過渡後仍行約小時，始抵溪南岸，即停車處也，休憩打尖。一時十分，乃復乘汽車南下。

傍晚六時，已安抵臺南驛矣！臺南人民，言及調查事，殊張皇，不如臺北之鎮靜，洵不可解。傳聞日前，外南河街有一婦嫁對岸人，慮無籍，欲求編入，遞稟不受。懼甚，無以自解，登樓投南河港覓死，旋遇救得免。又竹子行街一婦，亦以不曾編入戶籍，故誤聽謠言，惶恐無措，自以必不能免罪戾，尋墜井死。吁，亦冤哉！畢竟果誰為為之耶？是皆謬悠之過也。

初一日凌晨即起，欲窺調查狀況之一班。人言皆云是日當如做年，市廛必冷冷清清，路上必絕人跡，無肩挑負販之熙攘，無屠沽菜傭之還沓。果爾，則是節非寒食，已見禁煙矣。蓋先一日，凡煉瓦製器諸工場，職工俱散歸，皆因此休業也。僕且嗤且訝，遂於盥浴後，散步街衢。出門雇人力車，呼之即應。見他車與行人猶依然來往，異乎所聞。人之多言，固未可盡信也。

是日調查各區監督，皆兢兢注意。調查員將出執行，必諄諄告誡一

番，示以宗旨之所在，用意之所存。態度須取溫和，不可稍涉暴行，不可以誤會擾民。山形臺南廳長，尤絕早即周歷巡視，莫敢或違。當局之重念民瘼，可謂深矣！職此之由，成績亦頗良好，速者未及日之方中，即已畢乃公事。有恐惹草率之嫌者，乃乘便假一好亭園，於此間少得佳趣。主人具葡萄酒、荷蘭水、麻豆柚、雪梨茶，茗香酒冽，飲醉陶然。視日影移輒，始徐徐歸而報命。遲者亦不過午後二、三時，或至薄暮，皆一律告竣，不復勞形矣！

又一員不善土語，于臨時調查語類，過目忘心。曾詢于人曰：「汝吃甚？」曰：「吃飯。」曰：「非。汝吃甚麼？」曰：「或吃粥。」曰：「非非，到底吃甚麼？」曰：「有時以蕃薯加入。」曰：「非非非。」遂拍案絕叫，橫目相向，將用辣手。某譯員從旁解之曰：「言殆有誤，意究云何，請以國語相示。」乃曰：「將問其鑽甚麼吃耳。」譯員曰：「誤矣，先生休矣。」于是自啞其口，一笑而罷。

又有一、二土人通譯，用心極至。預先調查某處最有婦女，先期請于監督轉相互調，監督不許。至日竟有故意穿房入闥，調戲閨闈，查詰狎褻。至有研友之細君亦遭虐謔者，真活劇也。

是日調查區皆各保正為東道，供困乏，甜水苦茶，未嘗或缺，供給有

差。役員雖汗揮如雨，不至心熱如焚。惟東門保正王昭德，素太憨，受人給，更鞠躬盡瘁，具盛饌從豐，恭恭敬敬，奉承唯謹。時而役員笑語，殆如聞雷失筋，垂手至地，弗敢仰視。平日豆簞見色，乃竟大破慳囊，不惜艱于剜心頭肉，一單兩圓，三盤二盃，直等殺雞為黍，無煩彈鋏歌魚，亦屬知盡義務。有此保正，可喜而亦可憐也，恐同人將先笑而後號咷矣！

廳下調查好成績，曾見報端，不復贅。惟笑柄頗多，有足資談噱者，謂為未曾有之大事業，或云為未曾有之大活劇也。試就二日以來，所與聞者摘載之。一調查員到民家，問戶主曰：「爾何職業？」曰：「向為人傭工。」「現尚受傭否？」曰：「已解雇矣！」問何以解，曰：「不諗知，殆不合主意耳。」怒叱之曰：「不然，是必有故。爾其有醜行乎？」答曰：「無之。」曰：「將誰欺耶？」拳脚交下，踢處至于流血。因問其少女曰：「汝何名？」答：「名鴛。」曰：「胡說！狡怪！明明簿籍上記名鴛鴦，而獨言鴛何耶？」掌其頰而去。可謂冤受剝膚矣！

三日午前十時，驅車詣本社臺南出張所，訪宮部君及外會計員。時適特派員名川先生出張鳳山，未及相見。頃間餉茶果，問訊殷殷，寒暄而後，乃言曾至廳舍否，答以曾謁不遇。談次，出一某某投寄詩函相示，雖不甚清新俊逸，然亦章安句宅，多多如韓信之將兵，惟若令與近日之連氏

姊妹花對壘，尚覺退遜三舍耳。主人問余以為佳否，曰：「佳則佳矣，猶瑕瑜參半也。」乃謠吟一回而歸之，握手遂別，時已亭午將近，旋歸午餐。

四日臺南製糖株式會社會計員林英心氏，以不速之客二人來，欲設筵相款洽。蓋余外而阿緱之蘇雲梯氏，亦方自北歸南也。僕以是日將赴羅山，晚歸恐不及入席，辭之。不然，契闊日久，亦豈不願聚首談心者耶？傍午訪趙雲石不果，遇臺南新報社社長富地君子清水橋畔。君為次乘，前車亦一內地紳士，不及辨認。僕乃于車中點首為禮，車聲辘轳，彼乘亦轟轟和之，不無東風馬耳。轉瞬間，已天方各一，爾為爾，而我為我矣！同晚邂逅該社理事平野君，彼此脫帽握手，相見甚歡，各道無恙。相訂晤會，珍重而別。

自回南後，日與臺南新報記者吳宴珍君會。瘦雲尚微恙未出勤，惟僕亦未嘗一至其社。以日來心事太惡，緒如絲棼，每至字難筆乞，返質當躬，實不自解。縱有得些新聞好材料，殆直置之腦後，豈惟閣東長楫【揖】作謝已哉！相知貴知心，固不敢為同人諱也，惟是言念良朋，不無眷眷之戀耳。

臺南製糖會社前曾擬與橋仔頭會社合併，嗣以吳道源及張、陳諸氏極

力擔荷，乃復謀獨立，今已獨樹一幟。雖諸人皆熱心向上，決意競爭買入株式，惜乎皆屬幼稚，不甚準備，事事仰鼻息于成人，不無難彌缺憾。且所募資本，亦多有拚投孤注之虞，恐前途不能無危險。蓋作事業，不徒在物質的，而貴有精神的也。後顧茫茫，勉旃勉旃，尚其注意之。

五日詣區長楊君處，稍敘寒溫，藉知許君之棲止，猶在英醫院。院在新樓畔，即敝廬後方。傳聞許君方有疾，欲一趨候，以不得其門而入，悵悵然歸。臺南天氣向與北部較殊，當秋亦較冷。近日乃顛倒不類，一反故常，秋氣較北部尤涼甚，夜不披棉，莫能禦也。準天時之遞遷，以驗人事之更變，洵叵測哉！故古人有言「敗十年滄海桑田」，信然！

臺南畜產共進會預定十一月下旬以至十二月初旬，在臺南市畜產墟開會。該會規則，僅牛豚兩種為出品之畜類而已，茲經同廳殖產課會議，決定增加山羊一類，亦歸入出品。至期必當略詳其形狀，細記其種別，以便繪圖帖說，俾資畜牧家、殖產家、農業家之參考云。

友人蘇雲梯君謂予言，此次自北回南，因目的欲迂途至南投一遊，故不獲賦偕行，因遲一日發軔。是晚至中港驛下車，驛次有該地蕭貢生月翁遣其少君來迓，挽留殷殷，遂投止焉。主人肅客甚恭，一見如故，歡若平生，把盞具雞黍，雖茅容二盃，大有林下風。親見其子孫繞膝，舉止端

方，家人恂恂怡怡，咸敘天倫之樂，以得親長者風範，甚健羨之。是翁矍餘，杖履春生，所謂老當益壯也。

宿泊之翌日，乃雇肩輿赴南投鯉魚山視察。蓋僕計畫欲將鯉魚山噴出之土，以製造陶器。自五月間，已聘來岡山縣技師一名，試行製磁，其模範色澤頗有可觀。更擬向內地及清國多聘數名，以製造國人及島人適用之陶器，并土管水甕色色等類，務使待用無遺。今見鯉魚山土質，乃分有三種。其噴出之土，有一種特異之色，最適製磁之宜，從來必有大成效云。

南投製造陶器，其規模俱著十分成績，品類亦多。現委託臺南博物館，為販賣其製磁日用品尤甚夥。曾運到植木砵、羹湯口、玻璃杯代用物，及片口搗砵、花瓶等，難以僂指，種種殊佳，俱陳設于委託物陳列所。銷售頗大，亦本島出產物之一標本也。

臺南市洪栢青氏，近與內地人平野六郎氏，合資營製造磁器業，開設製造場于試徑口街李姓家屋內，製出器皿類居多，頗見良好。但須用內地土，運輸殊不便，呼應亦不靈，以故不能臻十分好成績。惟該處現已讓與煙草製造場，聞將移轉近地，便圖改良也。

紀乃邦言近見一古碟焉，圖而方，中尖而突兀，素淡紺色，鐫有文字深沈，若隱若現；至如內而薄，則有若龜甲形者，真蒼古也。蓋此次臺南

監獄原典獄官舍所屬之建築地，于發掘時見之。有或者曰其形式宛似時下之洋食碟，又似唐草模樣；又或者曰似非清國所鑑定者，亦非日本所發明。然就該古碟而推究之，或即為荷蘭製者歟？若果荷蘭所製品，則係十六世紀之末葉，荷人占領臺灣南部時代之遺物已，其殆然乎？其不然乎？姑不具論。第以天地無不發之幽光，古今無終埋之重器，此則如毛奇齡之銘水盞子，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考其制。相傳隋萬寶中得之以為食器，盛之以水，而深淺清濁，上下分明。叩之，則其聲清以越。若茲之古碟，不亦可與水盞子並傳千古歟？記之以質骨董家。

臺南醫院現況，目下調查入院病者之數，計四十九名。係傳染病被隔離者六名，施療入院者三名，間亦有多少瘡疾者。但內科之症，不如外科之多云。殆以嗜痂者流，偶得疥癬之疾，不甘膿潰，故願就醫者之痛下針灸歟！未可知也。

臺南向無人力車組合，車皆襪襪不雅觀，形式參差，亦不一類。自距本月九日至十日以前，始有人出為創設，辦理者為愛生堂，兼販賣人力車。新式甚多，出賃者亦夥，目下嶄然一新，不類注日。所有車夫衣笠，及夜用燈籠，似比北部較整齊。惟車數較少，創辦未幾，不能一律流行新式車，斯則未免缺憾耳。